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紫陽山去古歙郡之南門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講贈
太師徽國文公先生郡人也合山與人稱曰紫陽夫
子若洙泗先聖然此書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陽
也始郡守上饒韓公補作書院在南門之外倚山瞰
溪陟其門朱榜金書折旋過風泉雲壑軒拜夫子祠
趨而橫入左右齋牕中而肄講為明明德堂前為書
樓後為宸奎閣而其上又為披雲之閣閣之後最穹
為大成殿更大政而後夫備紀有文刻有圖傳於世
至元十三年丙子冬去始作時三十有一年矣鎮帥

設險固園撤城外凡屋為柵郡檄俾遷於南門之內
江東院道實古郡學遺趾也諸生綿莚安靈明年建
祠於道院西為外門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謀諸總府
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為明明德
堂而書其顏得向之名進士深於夫子之書者三人
前判官汪君一龍曾君涇為之師前堂長許君豫立
為學正相與搏縮租入以其年冬經始興復賴趙君
白總府趙公謙皆捐貲率同僚為助而士亦釀泉相
役平窪卑亢據災揖翼為先聖廟前門後殿各三楹
而從祀之廡各倍之講堂東西齋廡之數如廟制而

在其西又西偏足舊重屋為三以大其門又別為小
重屋三面水西山以做披雲之舊服具器備以十七
年仲春丁祭告成於是諸生相與言曰昔之書院西
向挾紫陽山於其左今之書院若廟若祠若堂皆南
向得紫陽山之正學者俯而效讀仰而瞻由是以想
夫子步趨磬敫將必有得其正傳者庸詎知書院之
廷非風氣之所宜乎然回聞之上有廣狹勢有向背
棟宇有隆殺儀文有盈縮皆物也有不物者焉先聖
有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尚忠質文建

寅丑子可以垂世損益曰綱曰常百世千世一也則何損益之有古之祀也以尸以主而後世肖形以像之古之坐也以席以几而後世高座以華之古功臣與食於大烝而後世享先聖也以其門弟子及賢者侑之漢孔廟不出闕里許天下建原廟以唐正觀始唐釋奠惟侑顏子加以孟子自宋元豐始宋初止有四書院詔郡縣皆立學自慶曆中始近世所至有廟學書院而又升曾思之侑自濂溪至東萊俱列從祀而又無所不專為之祠益從今尚損與古違世也抑所謂雖百世可知者亦能從而損益之否乎回嘗陟

古褒之郭觀魯之泰山與洙泗之水而識孔林之所在漢高祖引天下兵至而聞弦歌之聲魯共王欲壞其宅而得蚪斗之書卒全護之歷世無恙歛今魯也紫陽今洙泗也夫子之教百世千世與紫陽不朽士欲與之俱不朽者其亦有道矣文足徵也獻足徵也五典五禮六德六行待其人然後行天地之常經萬古一日也

黃堂記

邵武黃氏蘭溪范氏皆南渡中興以來相門也邵武之黃其先自江州入閩建炎初丞相潛善薦其從孫

中於思陵補官後為紹興五年進士第二人仕至端
明殿學士謚簡肅端明以一澤貶其從子曰向累官
知婺州將視事卒塋於蘭溪縣西七里之黃塘因家
焉婺州之子曰六合令皓孫曰一新曾孫曰居士洽
今七十有三矣蘭溪之范其先有大宣義者隱深山
中其沒也無它親一鄰翁為舉葬事而養其襁褓子
至長遂為儒曰四少保四子伯推官仲承信即贈少
傅叔曰處仁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仕至樞密院檢詳
季曰處義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嘗為殿中侍御史仕
至秘書監右文殿修撰少傅生嘉則贈大帥蜀國公

四子鎔至大理少卿而鍾至丞相謚文肅檢詳秘監
之後內班行外帥守無數前所謂黃婺州之曾孫居
士者實范丞相之從姪秘監之曾孫以為黃氏後者
也范丞相之長子主簿濟其女嫁新昌王氏待制福
帥夢龍之子寡而歸有奇訟丁大全當國與羅織獄
凡聞家大閥競財悉接以入內帑范氏子弟無不連
逮居士雖後他姓亦絜四子避寓嚴陵指田二十畝
募僧庖於黃氏之墓扁曰黃堂兵興僧竄庖欲仆田
且蕪居士身携幼子歸耕老墓下其長子應蟾客予
塾為予言顛末如此曰頌有記也或謂以范後黃姓

穀予曰立嗣不拘同姓漢以來然矣或謂以塘為堂名混予曰王謝里朱陳村鄭鄉孟亭韓門蕪堤以姓識地或識室皆可也顧近世為人後者視其所後恣如而專意肥所生之家孰有如居士之謹烝嘗保松楸者乎抑居士之堂不專在姓蓋黃堂乃太守故事其有意乎子若孫復發州之舊非耶以范後黃以塘後堂權也居士盡為後者之責義也黃與范皆相門也而望其後人克繩祖武姑曰無墜乃二千石之門謙也是可書以為記

讀潛虛疑跋

揚雄太元八十一首一首九贊以配乎天之三百六十六晝夜其中首起於冬至司馬公潛虛五十二名一名七變始於元終於餘各一變以配乎天之三百六十日其法亦始於冬至子雲自謂以元準易而張敦實又以虛為準元回有所未喻夫易自一奇一耦而為兩儀自一陰一陽加奇耦而為四象自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又加奇偶而為八卦又加奇偶以至於六十四卦一卦六爻為三百八十四爻其所以占吉凶悔吝有千變萬化不可窮之妙而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陰四卦二十四爻分配四季為二十四氣

而以復卦七日來復為六日七分之說以三百六十
爻分配一年聖人作易本不如是之拘也皆出於漢
儒傳會之說子雲之元准之曆法則若可觀矣以之
準易則一首為四日半占得某日之贊或某夜之贊
以定吉凶則臆說未必果驗徒有其辭頗若瑰瑤可
喜耳司馬公之虛一名七變一變為一日其吉凶臧
否恐亦無驗而所謂取法五行為宮商角徵羽加變
徵為一名七贊者此杜撰一也齊為中無位元為始
餘為終皆一變不占它五十二名之初亦皆不占不
知此何所據此杜撰二也五十二名各一變外三名

無一位兩皆一變實五十五名以性動情事德家國
政功業自柔至隆五名而分一字以元哀散餘脊五
名為形之運摠十一字以括之雖若每五名皆配五
行合天地五十五之數然其實意義不通倫序無理
此杜撰三也且其五十五名之所以立惟柔剛客言
等字不事深僻其他故為改更以示難解如喜怒哀
樂則易曰蹇濟濯湛如進退動靜則易曰前却妄蠢
如仁義禮智則易曰詎宜詰憂如夫婦子父則易曰
特偶續考如師衆君臣則易曰范徒林隸則又皆杜
撰之淺近自謂文以艱深若足以惑人者其不為子

雲之床下床吾不信也子雲以元準易不得其奧更
奧字面如擬復則易之曰周殊不知卦之所復蓋取
夫陽之來復豈但一歲之運周而復始之復哉凡此
者類皆可笑惟吾文公深闢之他人則鈍者不曉不
敢議聰明者恍其小而不察其大也且易之占秉承
應否內外正悔或得全卦或得一爻天子庶人若貴
與賤隨所得而義無窮不占而玩亦足進德若元與
虛徒能巧取名數擬配歲紀以為美觀而於占則甚
淺於義理則拘而不通學者勿惑焉可也文公謂潛
虛非司馬公全書好事者偽成之云

讀明道先生詩跋

此與曾哲言志事似之而實非

明道先生詩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
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
雄人能誦之然尾句微露豪氣步驟頗似康節詩如
莫辭盃酒十分醉祇應風花一片飛未須愁日暮天
際是輕陰等句前輩皆嘗拈出矣予頗讀全集佳句
極多如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云平日邀相見過
門又不逢貪隨看花伴應笑我龍鍾又云下馬問老
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又云桃李

原本有此二語
寫于此句之傍

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寔就中得意張公子十
日花前醉不醒此三首雖倉卒游戲世之苦心極力
賦詩者未必能到此也其代挽王宣徽遊崇福宮有
云瑤草春常在瓊霜曉未晞豈不華麗如水心雲影
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如鳥聲人意融和候草色
花香香霽間豈不閑雅韓持國贈先生詩云曲肱飲
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愧我不能忘外樂綠尊
紅芰對西曛先生酬云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
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外却應分別更迷真尾句當
細味可也如傍花隨柳過前川一絕與前靜自得之

句天下無不熟者

讀王荆公詩說跋

寔則未有真見非若管仲犹有所見於一二也然管
仲之禍止於齊國而荆公之禍至今未艾者管仲止
於治一國身死之後伯移於晉故其禍淺荆公合天
下宗其說身已死而姻黨盤錯於中外諸君子攻之
不勝繼之以章惇曾布京卞之報復學天地間心術
皆壞焉而莫敢為異是以其禍如此其烈也管子之
書文多可觀而其術有市井之所不為太史公及蘓
子由或不盡信之以為游士附益之說荆公之書徃

起處似有脫
誤抄在下頁

往可觀勝於管仲今天下亦不甚宗之然前輩鉅公
不以其行事廢其立言或犹有味其說焉是重可嘆
也管仲明知王伯之異急於立功救時故託王之名
行伯之實伯功成而王道衰開天下後世功利之習
自管仲始而一時尊周攘狄亦中國之一幸故回嘗
謂管仲者一時之功臣而萬世之罪人功取其事之
可取而罪以誅其心之當誅荆公者其心灼然以為
王者之始止於如吾所為其聚斂也其用兵也其疎
君子進小人也自以為此皆王道也聖人亦不過如
是則其所見又出管仲下矣荆公者尚不識王伯之

分者也

讀刘屏山詩跋

屏山刘子翬彦冲詩極佳其悼李奉云氣驍嘗忽敵
身歿始知名故妾辭空帳殘兵隸別營下三句有唐
人風又有云鴈起平沙晚角哀北風回首恨難裁淮
山已隔胡塵斷汴水犹穿故苑來紫色蠅聲真倔强
翠華龍袞暫徘徊廟堂此日無遺策可是憂時獨草
萊甚佳又汴京即事云空嘆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
罵未銷夜月池臺王傳宅春風楊柳大師橋近年用
此二句換易為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

非惟當接下頁
不善竊竊衣句
王荆公以下乃荆
公詩說跋前半
篇也明抄本倒
訂一頁故有此
差謬

者為時相所黜非惟王荆公詩說極有佳者其說七
月之詩曰仰觀日星霜露之變俯察虫魚草木之化
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治自
內而外化自上而下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
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不作無益
也備豫乎桑田之事而已非特備豫乎桑田之事而
已也苟可以除患者皆備豫為不貴異物也致美乎
桑田之器而已非特致美乎桑田之器而已也苟可
以成禮者皆致美焉人無遺力矣故事不足治也地
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



為士不惰而武也又有義為其祭祀也以時其燕享
也以節夫然故天不能灾人不能難上下內外和睦
而以逸樂終焉此七月之義也謂此一段文又流
火至粟烈說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
也陽生矣則言曰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
有凶復七日来復同意然則四月正陽也秀萋言月
何也秀萋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
四月言陰者氣之先至者也周正建子而此所言皆
夏時者夏時稼人所見所謂人正也授民時則用人
正固其理也此說回得之王惟剝棗說云剝棗者剝

厚齋極喜之

接前實則未
有真見上

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古註音朴讀為剝皮之剝非也荆公集中已有奏狀乞刪改矣曰謂荆公之學似管仲管子書今行於世其所以與利致富強之術與先生之意相背馳如水炭矣而其言語議論亦時出於先生之緒餘觀之者以為此先生之所為也而實則不然荆公說七月之詩論先生之治如指諸掌然卒亂天下者何也其少也以文章學問知名未必有自在治天下之意文章學問之名既盛位日以高主眷日隆於是一旦以其意治天下而文之以先生之言於道理規模不善蹈襲抑與屏山用意異矣又萬炬銀花錦綉圍景龍門外軟紅飛淒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斷解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皆極詩人之趣師師即所謂汴京魁妓也感時傷事詩家不嫌如此不知音未必不曰為聖傳十論者亦復爾耶

讀朱文公書列屏山詩跋

屏山集中有潭溪十詠又有續賦家園七詠文公嘗親書之而摠題其後曰病翁先生潭溪十七詠門人

朱書予細讀其詩皆幽遠淡泊有無窮之味其首
篇曰悠然堂吾庐猶未全作意創此堂悠然見南山
高風邈相望賓至聊可娛無賓自徜徉其醒心泉曰
藤蘿撥不開石竇一鏡明携瓢酌清甘謬然瑩心神
我病不能酌時來听泠泠其懷新亭曰茅簷入竹低
曠野時寓目寂寂農家春新秧滿田綠何時稻登場
秋山響蓬樸其宴坐岩曰不見暮樵歸寒山雨中碧
其南溪曰聊為溪上遊一步一回顧悠悠出山外浩
浩無停注惟有舊溪聲萬古流不去其百花臺曰何
處春光遠多時登百花臺主人澹無情林巷為誰開使

人一唱三嘆可與常柳相上下云病翁屏山自號嘗
有句云我年三十號病翁

讀朱文公禮儀經傳跋

朱文公取儀禮十七篇分配門類廣掇諸書充衍其
義已成者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有儀禮以為之經
而讀書之不出於儀禮者亦揭之以為經低一字而
書之者為之傳有註或疏間斷以已見名曰儀禮經
傳通解王朝禮無經而有傳名曰儀禮集註蓋為未
成書也嘗屬黃勉齋續為喪禮祭禮勉齋後成喪禮
矣祭禮已藁未成其門人三山楊復號信齋續成祭

禮皆以儀禮或諸書為經它為傳皆名曰儀禮經傳
通解續南康先嘗刊文公儀禮及勉齋續喪禮祭於
郡學書監取之以去其揚信齋所續祭禮淳祐六年
以江西憲鄭逢辰繳進併有儀禮圖十四帙特贈復
文林郎其子心得免解三次今並傳於世獨儀禮圖
則予未見由祭禮而詳文公之言之意郊祀天地當
南北分祭而合祭非也廟制當正大祖之向左右分
昭穆而同廟異室以西為上非也以原廟附於老子
之宮尤非也祧四祖別為殿而祫祭乃以太祖東
向亦非也郊當配一祖而並配藝祖太宗非也明堂

當如周之配文王而誤認嚴父之文遽配其父併祖
宗焉非也良由諸大儒不皆得位故性理之說發明
無遺而國家制度多不合於古大綱正故化之原有
餘而政之用或不及然不幸而惟王安石得志功利
之心既勝專用小人故所為更張雖間有當於事者
而弊已不勝其多由如思之不如因循扶持之為貴
也中間亦嘗學行北郊何救於亂若如丁大全當國
增高宗於明堂四聖並侑則尤出唐武后之下矣禮
固不可輕議也

桐君藥錄人相承用之不知桐君何人也樓攻媿桐
廬縣桐君祠記云荊州多荆荊州多荆豫章以木氏
都酸棗以棘名邦茲邑以一桐之大垂蓋如廬有隱
者採藥求道於此或問其姓則指桐以示之人因稱
為桐君故桐江桐溪桐峴皆以此得名既為縣又因
以名郡焉然則桐君姓名蓋不傳也攻媿又謂嚴之
高士三人子陵隱於漢名終不可泯方干隱於唐又
以詩題桐君隱而不知為何人其殆最優乎此亦善
軒輊立論者

讀太倉稊米集跋

周紫芝字少隱宣城人及見南渡前諸老紹興中仕
至右司知興國軍自號竹坡其集曰太倉稊米集嘗
謂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得此語於張文潛李
端叔又謂郭功父徒竊虛稱在詩家最無法度予謂
此言皆是集中甚多佳篇五言如日日湖邊鷺頻我
來不嗔故山無百里客舍遂三春紅落含桃過青垂
小杏新光陰花委地飄泊燕依人其格律句法可覘
也又幅巾霑雨過柱杖看雲移長鬚汲水去小艇得
魚回冠欵從自落門設未嘗扁附壟田成陞傾崖水
作簾木杪收殘照雲間得數星雲破千峯出秋隨一

雨生幽燕近床語黃葉到堦飛好句貧猶得衰容醉
亦丹皆清新可喜但秦檜生日詩及序當乾道乙酉
文唐若是序不刪去何也少隱嘗有七言排體一聯
云設客元無琴裏曲供官尚有篋中詩其說謂古今
語未嘗無對琴家能說俗耳者為設客曲頃時有作
送太守詩者問之其人曰此供官詩不足觀於是
以設客曲對供官詩秦檜當國勢跋薰灼自非胡澹菴
之徒寧免作供官詩為壽刪之可也辨碧雲駸事為
非梅聖俞所作此非私於鄉先生乃公論也少隱紹
興元年避地山中不能盡挈群書唯有柳子厚刘夢

得杜牧之黃魯直杜子美張文潛陳無已陳去非八
家詩抄為詩八珍以謂皆適有之非擇而取予謂此
豈適然學詩者不可不會此意取柳不取韓取黃不
取蘓取杜不取李有深意也元白巨帙予嘗摘抄然
皆律寬孟郊苦思出奇可選而觀常應物幽淡篇篇
相似難選王荆公詩好者尤多予亦嘗摘抄矣梅聖
俞呂居仁楊誠齋陸放翁四大家詩亦不可遺云

讀陳同父文集一跋

陳同甫所與晦翁八書淳熙壬寅書二其一謂天下
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挾得轉若只欲

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以失之偏今欲闢訂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論理論事若糴桶然亮所不解其二錄所謂雜論五篇者以呈晦翁今不見於集晦翁時為浙東倉多言救旱不及講學癸卯書一論晦翁按唐仲友事亦不及講學甲辰書一深諱晦翁利義雙行王伯並用之譏以漢唐暗合天理之說為非且不然架漏牽補之說堅謂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惟時有轉移不無滲漏其後乃有人儒之辨乙巳書三其一力為漢高祖唐太宗雪寃以為皆君子之射惟御者之不正欲攪金銀銅鐵

為一鍋謂天地常運人為常不息以闢架漏牽補之說其正大諱晦推尊漢唐貶抑三代之譏謂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心有時而泯不可謂千五百年常泯法有時而廢不可謂千五百年常廢然同甫自悔金銀銅鉄鎔作一器為措辭之失矣其三立開眼閉眼之譬謂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後世英傑閉眼胡做遂為聖門之罪人開眼運用即是赫日之光明不可以閉眼為盲不可以開眼為盲者摸索暗合其說甚為支離且詆晦翁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

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有似結壇
似乎理不能勝繼以怒罵矣丙午書一為第八書夫
然後有云秘書之學主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為
人掃盡情偽而一於至公者也亮所以縷縷者所以
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然則必久
至於是而後心服也當其辨論之殷錄往復書以質
之陳君舉君舉答之書曰往復諸書熟復數過不知
更幾年間更有一番議論甚盛甚盛然朱文占得地
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勢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
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着也予謂此言切中同

甫之病然君舉雙判於後以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
到濟處便是有理為同甫之說以功有適成何必有
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為晦翁之說由同甫之說則
是三代聖賢枉作功夫人力可以獨運而上無競畏
之君由晦翁之說則是漢祖唐太宗賢於盜賊不遠
天命可以苟得而下有覬覦之臣以同甫之奇偉適
不如樂毅論之迂濶以晦翁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
之淺近嗟乎君舉所評如此其亦陰右浙寧者非歟

讀陳同甫文集二跋

或問陳同甫之文何如予曰時文之雄也酌古論縱

橫上下取古人成敗之迹斷以已見於戰國策史記之遺語而傳以蘓文之體乾淳間場屋之所尚也上孝宗皇帝三書氣太盛意太迫以布衣之士而欲限以十日三日得對清光何其躁哉且嘗試當時公卿皆不足以望上之萬一是亦召禍之道與晦翁論辨不平心定氣而肆其俠客辨士之風兼有禪衲捧唱之意年二十六薦於鄉又二十二年廷對首選老矣乃祖故有狀元童汝能之夢故幼名汝能而字同甫後改名亮此何足詭而以形諸告墓之文送韓子詩序足以見其狎侮邦君而無含蓄涵融之象送吳恭

甫序足以見其所交所喜在乎跌宕而以發其借彼喻已之私凡策問騁粗迹而略精義凡書簡肆俗語而少雅言葉水心為其文序而曰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為狼疾人矣真西山非之予亦非之謂同甫得一狀元足以蓋其平生之非何所見之陋耶同甫幸脫囹圄卒不令終殆器識虧欠為之惜其遇朱呂二公而不能有所化也

讀陳同甫文集三跋

陳同甫兩下大理其一鄉人讌會末胡椒置同甫羹中同坐者歸而暴死疑有毒連坐及同甫其一民呂

與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
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復入大理此
葉水心所書墓銘也然予聞嫫之富人子携妓遊某
寺登講堂妓歌絳黃龍勸酒富人子駭子也客令如
即尊位狀后妓而相同甫以此遂與大獄孝宗抹獄
巷置不問水心不書又同甫魁天下而歸虐使桶匠
欲取其女俾為方桶桶可圓不可方同甫百端怒詈
匠恨甚以桶刀殺之水心亦諱不書曰病一夕卒非
也侂冑得志慶元黨五十九人有起廢為盡力者葉
水心亦不免使同無恙其出處同背蓋未可知云

原本有此二語
寫于題目之下

讀陳君舉答晦翁書跋

朱陸諸公各有得失不可專
是其一也

晦翁徵詩說於陳君舉答謂時時諷誦偶有感發或
與士友言未嘗落筆又謂企慕三十年間見異同無
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
臨川之辨它如永康徃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
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易
簡務持已甚反涉驕吝以此益覺書不能宣今按長
樂之爭謂淳熙十五年戊申六月晦翁以新除江西
提刑入奏除兵部郎官兵部侍郎林栗以論易西銘
非是有慚於公而遣吏抱印迫令供職輒公也臨川

之辨謂淳熙二年乙未鵝湖之會陸子壽子靜執已見議不合當時言語論難學者不傳其後於林栗辨易之年冬十一月復陸子靜書始深明無極太極之旨而力攻子靜之失也永康王伯義利之辨徃復諸書在癸卯甲辰乙巳間蓋東萊死於淳熙辛丑鵝湖不合東萊與聞陸林陳三人忿對喧呶不知自反東萊不及見矣陳君舉非不知三人之曲頷惟恐已之所聞為公所培故斂退而托之辭然含糊鶻突無所是否反以矜持列畫病晦翁其亦浙學護短之態歟

讀胡評事夢昱書跋

偶讀胡評事夢昱所上書言濟帥事及所與史弥遠書文理明暢一字不可增減大計久計四字尤佳所引恭世子戾太子忿氣散不散尤精於幽微者其視貶死為何事哉在象州作皂角詞有缺漢之語真可謂鐵漢矣廣西憲錢宏祖蛇豕小人遽欲殺之以媚權臣今事久論定宏祖空復遺臭耳

讀宏詞摠類跋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釣臺陸時雍中建昌軍刊宏詞摠類以秦檜之文冠首其作序說之日下有五色雲表以君喻日以臣喻雲固可喜謂檜意在捧重輪而

瑞聖朝則巧於佞者矣擒頡利露布大窘東惟明
廟謨請付史官之直筆矯矯王造應有儒生之雅歌
一聯佳謂其志在攘夷以靜中國則和戎誤國未嘗
有擒頡利之心雖佞殊不切題汴都志序楚漢龍淵
銘俱平、是科也紹聖三年以經術取士罷詞賦故
立科曰宏詞四題分作兩場大觀七年更名曰詞學
兼茂科南渡後紹興三年以工部侍郎李擢奏乞取
紹聖宏詞大觀詞學兼茂科更加裁訂立科左司王
岡等乞以博學宏詞科為名六題分為三場檜乃宣
和五年以密州教授中詞科兼茂科也近世廢之為

是又以是不習偶儷殺其愚數以試俗呼為小詞科
自紹聖創學以至靖康之亂凡有司之命題與試者
之作文無非力詆元祐以媚時相四六於是愈工而
祖宗時文章卜正氣掃地天下文人才士心術盡壞
知獵一時之榮而不顧萬世之有公議痛哉

讀李涵水集跋

長安李復有涵水集刊於信州晦翁屢稱之予近得
其集論車戰及邢恕造舟黃河事說易尤多可取蓋
早有聞於橫渠者未詳知其出處也及讀樓攻媿集涵
水先生多入陝西戎幕曉暢邊事腐夫握兵以抗論

不合坐廢則必忤童貫也金虜犯關中年高且病乃
以為舊德知兵強起以守秦州卒死於賊則必靖康
時也有孫龜朋字才翁為叅政錢端禮之館客端禮
孫象祖之師嘗魁流寓解不仕有迂論傳於世居台
州

讀盤谷序跋

唐三百年無文章惟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
此東坡之言也然愿乃李晟之子愬之兄起家為太
子賓客上柱國元和初為銀夏節度使徙節武寧鳳
翔邇聲色徙武宣以侈費激李臣則之變家死於兵

後起於河中又以荒侈敗未嘗能踐文公之言也
寶慶府有李洪芸庵類藁言愿博徒之雄考歐陽公集
古錄序以貞元中刊石昌黎時三十五歲自四門博
士得御史為李實讒貶山陽令有激而云愿於隱士
不足以當此序也

讀劉章稊誌跋

劉章稊誌疑陳簡齋集二詩為非簡齋所作其一猷
門俗子令我病面有三寸康衢埃風饗雪虐君馳去
蓬戶那無酒一杯其一寧食三斗塵有手不揖無詩
人予謂此二詩怒詈誠太露然詩人每惡俗人山谷

云德人泉下夢俗物眼中埃下一句不已甚乎劉評
詩不當者甚多

讀續釋常談跋

釋常談古有此書而亡歷陽龔頤正為續釋常談釋
人所常道之語也石湖為之跋然不皆常談間有奇
語李密時民謠匙貴於杓益貴於藥成實論兔角龜
毛蛇足鹽香謂皆無者東漢光武詔語懸牛頭賣脯
西漢卒更踐更過更戍左傳客氣李陵傳註眼語漢
上題衿眉語史記毛遂目笑金鑿密記鼻笑皆不可
謂常語也細作二字予讀左傳奏謀註中有之則晉

杜預時已有此語龔引北史平鑿傳及報應錄一出
處為始則非也

讀簣臆荆溪集跋

水心生於紹興二十年庚午簣臆生於淳熙七年庚
子少水心三十年荆溪生於慶元三年丁巳少簣臆
十七年水心之卒在嘉定十六年癸未正月二十六
日年七十四開禧三年七月水心罷江淮制置閑居
十七年簣臆年三十五登甲戌袁榜為青田尉時以
書見水心一見許之為晁張荆溪年三十登丙戌五
榜年十六時從簣臆年二十四時以書通水心為道

學名實之說以九鼎為譬而詆夫名為舉而實未舉者頗似迎合水心答謂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耳回則謂朱張呂三大儒未嘗有是說也出於其門名舉為鼎而實未舉以之欺世未有事久而論不定者顧何慮焉實質為文已成而印可於水心初藁是也續藁學水心文造語用是全似蹈襲則不可矣薛叔似墓誌云刮皮脫澤晶瑩流通時永嘉絰制宗薛士隆理學宗鄭景望公既叔事薛且師事鄭又與陳君舉數公博籌廣檻得其粹完

陳無已學南豐文山谷詩不如此模倣也水心為侂胄一再出有可議而質自空慶召試至端平不遠引亦可憾也荆溪祠天台六先賢於學質亦與謂陳公之滯於三館也鄉人囑以祠記諂權相則謝不為相所親啖以兩制而索其文則拒不與陞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議則衆辨之不隨也回謂不為不予不顧三事未為極節不隨一事端平初舉朝一辭也永嘉諸人嘉泰開禧間出處乖刺謂文足掩行未也嘉定亦不同端平者多矣質心之心迹亦未也荆溪之文稍不及質心

詩十力量輕重不見荆溪有云韓柳詞空偉歐曾見
未親回則謂水心之見尤其未親而於韓柳得一班
耳又云受用終無盡文詞莫太工回謂水心文惟其
太工所以不盡及古何其言之戾也簣牕祭水心有
云始見阜陵則未年之冉冉再遇光廟則初元之忽
忽荆溪祭簣牕又云聯東閣兮十年之冉冉貳監宵
兮數月之忽忽水心誌簣牕母云左腕乳祿右手縫
緝荆溪母事狀云左提抱右縫紉左乳哺右沐櫛文
章機杼果脫罄而已耶歐公云韓文雖高不必似之
荆溪嘗舉是言而自背之何耶水心文予已取其記

序誌文評之簣牕荆溪皆長於銘墓及序記如四六
疏文之類皆可刪水心多以瘦辭險語詆朱文公尤
不取象山二人無此膽此弊而荆溪於隆興張呂陸
之祠強為融會之說祠之者尊敬之也為記文以示
學者入門則朱張呂為是而陸為未然不可以無別
也近世諸人徃徃畏江西之黨如色恢無知為三陸
祠記公然記九韶語謂無極乃老子之學非周子之
言夫論學且爾則為政而行公田宜其無忌憚也四
明以江合為一排文公之學或者屈而調護之過矣
然近人文未有能過簣牕荆漢者簣牕諱者卿字壽

老仕至國子司業直舍人院端平三年卒年五十七
荆溪諱子良字明輔嘗為兩浙漕湖南漕忤嵩之清
之終司農少卿寶祐兩辰致仕年六十皆台州海寧
人表兄弟也

讀包宏翁繫帚集跋

包恢字宏父一字道夫號宏齋建昌軍人父揚字顯
道號克齋朱文公有荅顯道二書謂其忽畧細微徑
趨高妙人謂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
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其二書詳道敏道亦有書荅
之皆欲救正其為學之偏三昆仲以陸象山頓悟為

宗以讀書窮理為障蔽者也恢淳熙九年壬寅生慶
元六年庚申年十九嘗見文公於武夷嘉定十三年
庚辰劉涓榜三甲進士初任光澤簿次任建寧教表
甫廣微為漕守因相與崇象山之學為浙西憲時俗
以包屠呼之於包龍圖中去一字謂其酷也景定四
年癸亥年八十二矣知平江府兼發運使賈似道行
公田法時諸人皆知不便而不敢言惟給事尚書徐
經孫嘗以書諫惟知臨安府浙西帥魏克愚不肯奉
行苦言勸止似道初患恢屢更民事或不見從馳書
諭意恢以為不可則止矣乃披襟任責不辭且贊以

為是似道大喜語朝士謂包道夫答書肯承當矣於是先行之平江而克愚重得罪經孫廷翰苑而遂恢老繆貪進失人心戕國脉自此舉始移紹興帥台除刑部尚書咸淳二年丙寅五月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明年丁卯正月郊祀恢老病不能拜似道尋遣人給曰臺諫有疏恢踉蹌出闕適依舊子祠其月四日也年八十六矣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又明年戊辰十一月十二日遺表聞贈少保年八十七前輩謂保晚節難恢豈不知公田之非得一端明僉樞而遺無窮之穢可鄙也今讀其集文晦冗而敢於誕

所為三陸祠堂記梭山曰九韶字子美復齋曰九齡字子壽象山曰九淵字子靜梭山疑太極圖說以無極為老氏之學周子通書與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文公集有答陸子美書回嘗摘抄二語以示學者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政不待恢阿黨私門也恢所著開闢洪荒說有云昆侖圓通無形象無窮極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自言之而自違之可乎力辨象山非釋氏禪學 費氣餒他日乃曰象山嘗聞鼓聲而悟然則非禪而何少年初見文公乃父亦出文公之門而為左祖學之所入不正強為說而心不明

汪本殊注云邵
子云一段夫行
注于悲夫之下

則臨富貴而失其守也至為太極圖策問謂太極未
有形今以一圓形而為圖則是有形矣回謂恢所疑
如此則是聖人以一奇一耦畫卦亦非也又誣詆通
書似道德經則肆無忌憚矣或謂恢本教材學兼善
談命健啖嗜犬肉世道衰而怪物作悲夫

邵子云太極既分兩儀立矣其於太極片言而盡
朱陸二公何其紛紛也

讀鄭北山集跋

北山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縣人元祐四年戊辰
五月二十三日生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以生日卒於

封州年六十七政和二年辛卯貢辟雍紹興二年壬
子進士第三人年四十五矣八年戊午入察九年己
未以秘少從樓樞密賂出諭京陝過從十一年辛酉
為川陝宣諭使明年為端明殿學士宣撫副使在蜀
六載十七年丁卯忤秦檜謫潯陽監濠州徙封州安
置十九年己巳春也葉水心謂中興成功業者不數
人而亨仲與焉然後以無罪死烟瘴文簡古詩峭健
在封州詩尤佳如出巢燕老榴花落抱樹猿啼荔子
丹盡角樓前皆閣外虛棚竹上是人家荔枝受暑色
方好茉莉背風香更幽四鄰酒熟人常笑萬木秋深

葉不枯一句如芭蕉葉底稻田黃小窓欹枕夢春耕
最愛縈迴水自由雨餘燕向花間出皆奇麗五言如
花少蜂蝶瘦兩用之想自謂得意又如棊低無對手
絕妙蓋嘗與陳簡齋同舍真薰陶有自也回生於封
州而先君不生還讀此集至都人酷嗜尖頭蓼河豚
魚及每夜無燈春碓則燃松明為之灑涕

讀後山詩話跋

後山詩話二卷回讀之非後山語也第一段改太祖
日詩云方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不如真
本自然北浪此聯淺露委弱後山詩勁峭孤拔不為

此等語亦不喜此等語也內一段云唐人不學杜詩
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謝師後學之回謂山谷少孤
後山皇祐五年癸巳生少山谷八歲必不識其父此
乃稱為今黃亞夫非後山語也又一段學山谷買魚
穿柳聘啣蟬詩下云雖滑稽而有味千載而下讀者
如新非後山語也此殆好事者托名為之其評吳僧
白塔院詩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為分堠界子
語然後山集錢塘寓居詩有云聲言隨地改吳越到
江分回故曰此詩話非後山所為

讀後山詩話跋

後山元符元年戊寅和魏衍同登快哉亭詩任淵註
藥城集有此亭記亭在黃州不知此詩屬何處也回
近讀賀鑄方回慶湖遺老集始知亭在彭城郡之東
南隅提點刑獄官廢廡也熙寧初魏郡李公持節作
亭郡太守眉山蘇公命曰快哉亭下有爽塏數十步
即唐人薛能陽春亭故址賀元豐六年癸亥為徐州
錢監官賦詩云飛亭壓城隅空濶延四望夙昔兩文
雄胡床此相向謂東坡與提刑李邦直清臣也東坡
時謫黃州故賀詩又云麾車忽南北榮辱生譽毀至
元符戊寅則東坡又謫膽耳故後山詩云來牛去馬

中年眼朗月清風萬里心懷東坡也黃州之快哉亭
清河張夢得謫居亦東坡命以此名子由作記亦在
元豐六年亭名同而地不同也任淵不知徐州有快
哉亭蓋南渡後鮮有中原圖經耳子由在徐州又有
邦直見邀終日對卧南城亭上詩云舊書半

清簟橫眠似欲秋聞說歸朝今不久塵埃還有此亭
否即快哉此亭者回過此彭城登覽黃樓遺跡所謂
老畢篆火蕪碑犹存而樓僅有破礎在瓦礫中居人
寂寞一時亦不知快哉之何在云

屈子之遠遊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吾晦庵先生釋之曰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屈子於此乃獨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正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則也末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送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復斯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此屈子之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於神仙度世之不可期也回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其

言而深悲之歲寶祐丙辰丁大全據言路將得志用事遂董丞相槐嗾天府將卒數百人持杖鼓譟輿過大理寺以恐嚇之然後擲置北關外夫丞相有罪可罷也小人作威蔑國躰若是則不可當是時縉紳學校咸切齒不平端明尤公提綱史事對客竊嘆適上疏列其事丐去吾州婺源胡公升為史館編校尤公素所厚客也大全怒遂尤公或告公為尤公藁疏者天府陰奉旨逮公簿責籍橐楮閱視之無有則以史事据據室慶以來一朝立傳臣僚未嘗修纂遽謂公為人
人傳謗訕索其藁公對有理猶坐他誣謫

九江徙臨汝又徙南安今所存丁巳以後雜藁者自
謫居至今所為文也和平粹密古瘦清淡幽而光微
而顯如其為人公生於晦庵先生之里先生之高第
葉公味道乃公之師公被逮時衣器書硯蕩盡平生
著述片紙無遺嘗為四書增釋訪求朋舊間得所抄
中庸大學論語矣而孟子終不可復得斯文者益皆
公之老筆也夫人學聖賢之學悟性命之理而又閱
世故更患難文之精奧不言可知回所獨喜者公之
壽也屈子所謂來者吾弗聞晦庵所謂願少須臾無
死以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者卒皆抱恨九泉不及

聞睹公今年七十有六歸然老壽為世全人而大全

及其黨燄消影絕久矣獨遺臭有不可泯公雖位下

力微顧外物去來何足控搏

把玩也出賈誼鵬賦

而夫理之終

定者身及見之則其曾中灑然當何如耶回先君知

縣獲託交於公之太師使君嘉泰壬戌同入上庠嘉

定壬申先君升舍選候廷對過公先太師之居公年

十五在侍傍見焉謂回貌類見君握手悲言相勞問

回生晚後公三十年獲拜父執又得誦公之文而有

忒於屈伸消長之際也書是說歸之以托名於不朽

云德安使君巽字
然明尤公名煇

跋羅鄂州爾雅翼

宋興二百一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存齋羅君中願字端良次爾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浚儀王侯應麟為守始刊布之回聞先生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以能為青草賦以壽其先尚書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以南劍州陞辭孝廟大賞異俾易鄂州明年淳熙己巳卒今新安志行於世與馬班等小集僅文之十一劉公清之子澄所刊晦庵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羅端良止此可惜蓋年

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爾雅翼者序見小集世未見其書回訪求得公之從孫裳手抄副本三十二卷侯躬自校讎雖瘦聞隱說其能知所自來可謂後世子雲矣回切謂近世學者於天下書鑽研少而剽襲多靡勞餘力名義曉然古人有終身不能通者或開卷頃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有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為尤博考論經傳草木鳥獸蠶魚則許理陸機張揖曹憲邢昺陸佃不如此翼為尤悉是書皆前代所無挾是以求為儒易易哉雖然學陋俗壞承襲踵訛以無言道以氣言性以知覺言仁以詐謀言智以

反經言權以姑息言恕以輪迴言死生以祠廟言鬼神詖淫邪遁先儒闢之非不至而士之陷溺者犹不自知也以誤本草為世之害而不以誤註易為世之大害識者患焉賢廢父子有德吾州嘗以右螭直北門是將據所學陶天下俾本末精粗無不一歸於是云郡人後學方回敬識

跋遂初尤先生尚書詩

宋中興以來言治必曰乾淳言詩必曰尤楊范陸其先或曰尤蕭然千岩蚤世不顯詩刻留湘中傳者少楊范陸特擅名天下三家全集板行遂初先生尚書

文簡公厥後

獨未暇及此歲在甲戌公之曾

孫尚書都官郎之孫滌陽使君之子為古歛通守博雅好古善飛白行草八分書詩有家法以回嘗請益斯文慨然有感先以公詩二十卷鋟諸梓命回是正訛偽回謂光堯龍渡時則有詩人陳去非呂居仁徐師川韓子蒼之徒所謂及聞正始之音者至阜陵在宥而四鉅公出焉非以其渾大典正與中原諸者並歟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為悲壯然無一語不天成公與石湖冠冕玉度騷婉雅益皆曾中貯萬卷書今古流動是惟無出出則自然近世乃有剗削以為新然

織以為麗怒罵以為豪譎舩以為怪苦澁以為清塵
腐以為熟者是不可與言詩也舉是而訴訟上下其
說則於今而夢想乾淳之盛者又豈且於詩而已哉

跋尤水齋詩

詩不過文章之一端然必欲佳句膾炙人口殆百不
一二也非有上下古今之博識出入天地之奇思則
雖欲日煨月煉以求其佳亦不能矣咸淳癸酉之夏
錫麓水齋尤公來為紫陽別駕回適亦奉岳祠歸獲
以塵氓進拜首聞公下車有詩曰累重無歌舞官閑
省簿書上一句蓋佳句也自是時與酬唱公佳句提

出明年秋某將之茗雪又得公見示晚鍾詩有曰三
條椽下歸空榻百尺樓中透遠峯幕府有聯句賦落
葉者公一聯曰蟻返愁尋穴鴉歸喜見巢蓋皆句之
絕佳者也於是公與某痛飲夜出扣角吟一編退而
讀之佳句如蝟毛雜出而△之所謂三佳句三猶未
以入集則是編也公平生於藁遺者多矣夫立德立
功立言三者而一有焉皆足以不朽公之曾大父遂
初先生不朽人也事高孝光廟以姜特立之台
丞相出范村不能挽得疾而終公之伯父木石先生
不朽人也事理廟以丁大全擊董丞相擅勢威虐上

疏訟之由是去國不起名節家傳不但以文章照耀天下公好學嗜古恬退雅淡所存詩雖不多而句之佳者多自足以為立言之不朽者矣佐郡終更訪落收召是必踐二父世官且將立德立功以鼎足于青史吾恐不得相從夫夜半飯牛者之歌也

跋趙一溪詩

少陵謂太白詩清新如庾俊逸如鮑子嘗欲摘取庾鮑集中所謂清新所謂俊逸者盡寘坐右與太白詩日夕觀之窮其源見其脉而咀嚼其味庶幾神交與之俱化以冗病未能也歛邑公夫泉南趙侯自號一

溪年未踰三十而詩集已前後數百千首邑不可易治詩不可易上侯治此難治之邑而詩每出輒工尤不見其難抑可謂天才矣是集也清新而不刻俊逸而不放飄然不群之思與光風霽月浮動天外不可模倣世未有嘗讀庾鮑之詩者讀一溪詩足矣然則一溪者固今之太白也梅聖俞以郭功父為太白後身使見一溪又當何如其擊節侯高士軒近賦有杯光浮冰雪劍氣射斗牛之句曾中耿耿是與使高將軍脫靴者同為宗英中一角麟後有識者必以予言為知言

跋昭武黃濬文卷

士所以異於衆人者言立而不朽場屋之
暮萎於俚耳而從世俗之好暫焉有聞而卒泯滅於
不朽之一也是故為文不及西漢為詩不過晚唐足
以名一時不足以名萬世宋有天下三百餘年能言
之士飀雜麟襲文有西漢風如唐之盛時則其人
數後世學者率不能進於自畫而嘆曰彼皆天
下才也嗚呼其然歟今夫治者之為器鐘虞鼎彝陳
列宗廟觀者以為混然若天成而不知其鑪鞴之勤
模寫之巧非一朝一夕也今夫匠氏之為室屋千門

萬戶之宮輪奐拖虹霓觚稜切雲漢豈神剗而鬼剗
之蓋亦聚而群材集而衆工一斧一斤之積也然則
士所以立言而至於不朽者學焉而已耳何天才之
有哉昭武黃君濬少於余十餘歲得其詩文若老於
予者篇有新語語有新意金陵一賦凌二都轢二京
駸駸乎相如其詩有半濃半淡四山景映雨快晴三
月雷橋影不隨流水去漁歌偏帶夕陽來千峯陳公
賞之近題鄭介公祠有曰當年不作南行客他日應
無托狩人官似虱微言許大肉如蟻飽道方伸不
但賞之且心服之前四句脫灑融釋儵然塵埃之外

後四句痛快哀憤有功於世道由此進進未艾是將
可以不朽夫作文之初濡墨引帚無一字可人意至
其成也無痕迹之可窺竟日思詩思之又思或無所
得而佳句驚人不以思得之也極天下之用力而後
自然無所容其力眼中縱橫短長所見無非是物夢
寐食息不忘則其所出有不約而合者矣黃君勉之
惜乎其歸之急就不得朝夕相從以窮究夫古人之
所以不朽者也

跋樓楚材詩

予昔贅金陵一日僮持刺入漫矣視之
龍太初

見半山例書曰詩人樓楚材予請先以詩示然後差
日相見蓋予晚進不敢如半山以沙詩試君既得君
行草書一卷與太初讀之大抵多着題詩如太初賦
沙之類又數日始見君服古貌癯儼如長松秋鶴
君意以予為可語者耶故不求知於他人而獨於予
求知惜乎予之無能為半山役而君之太初也
今試舉一二以俟知者於牡丹云看來固是最低樹
外此都無許大花於木犀云秋香無比魁天下仙種
非凡祖月中又云滿浮世香俱有與廣寒宮花對開
於茶蘼云春將結尾去時有花在着身高處香又云

晴霄有月與佳色春圃無花可比香於藕花云房生裏面子虛實柄折中間絲短長於楊花云從來把得堅牢處不是精明不肯飛又云名園不是無花卉凌駕春風不似伊於瓊花云一株種外無遺種九箇花間有細花於鷺云滑融月色江湖夜照應芦花島嶼秋又云晚歸烟樹住猶見曉向雪汀飛若無於鶯云蝶成擒處身粘粉卷蹈翻時足帶香於雨云野花狼藉桑床長除却他邊補這邊於雪云吞氈固是真難事要辨人生是與非於屏風云有時移向西堂去一座青山逐手來於益石云玲瓏不許多呈露只借時

人一面看其有一句佳者如西湖之鷺等魚船近子飛如芭蕉之小心抽出大規模如雪之除屏簇外少青山如菊之矮婆婆地却禁霜如愛梅之又欲其生樹上苔如牡丹之器量不爭正二月又有五言佳者曰雲掌日陰晴曰野花勝香名曰窠花盆是地巢燕屋為天曰天晴常細濕舡窄自心寬則漁父也曰不須憂暑氣有我便無它則扇也曰要滿地早處常鳴石激時則水也曰着馬輕鞍重隨僧皂衲斑則雪也其他可取尚多或有過於要為皆有思致其分也如十尺之物可折為百寸而不差其合也如水之

月與天之月無少異處用心亦良苦矣雖平篆小墨
半取辨桃認杏坡老譏之活法所在又不可以
一律論也

跋吳古梅詩

龍翰

或問昌黎門人詩孰優賀春圃之麗日也
之風也籍秋場之豐年也島黃花寂歷秋則晚矣郊
水崖霜墜生意不露者也然則孟優矣視韓何如曰
月口星心猶有斧鑿昌黎南溪始泛諸篇兩山真公
選以入正宗者惟韋柳可近之十琴操亦詩耳雖韋
柳不能近也而况於諸人乎故曰昌黎備四時之氣

以文章大体言天地同流萬物皆備以詩一端言舒
之不如翕也腴之不如瘠也麗之不如質也自會者
不求知自得者不用力也吳君式賢嗜竒學博為詩
有驚人語如毛髮不可算自趙明府所喜之外五言
犹有室刀重如命命輕如鴻毛妾心江岸石即心江
上水及亭柳拂碁局瓶花落硯池野燒經荒塚斜陽
照斷碑七言犹有月侵鶴背夜巢寒琴聲大勝俗人
談病骨瘦於秋後葉松子落敲山帽響與夫等客不
來僮睡去自搖脩竹和新唵曾次誰當有丘壑便容
携酒上樓來尤予所深喜者然私竊有取於觀摩之

義欲其翕之瘖之而返於質故書是說而歸其編云

跋吳友梅詩資深

物之初未始有聲也形相戛氣相磨而後聲生焉莫
盛於韶足以儀鳳舞獸老嫗之箎牧子之笛至微也
而或聞之者為驚怛悽愴何耶是故詩人之詩其盛
者鍾律鏗鏘享帝薦廟之樂也其微者亦猶一吹一
彈之成音焉三百五篇寒郊瘦鳥雖微可廢乎

哉吾讀吳君友梅詩舊矣以韶之則以塢壁村
落喻之則貶吳君精於琴君之詩其猶琴乎夫琴斷
木弦以絲徽以金石吟之以指爪亦聲也而其聲

與它聲迥不同則是凡天地間之有聲者雖本於
形與氣之所為而其所以感人動物之妙殆必有超
於形氣之外者以為歟吾思其說而未之達也
試書之以問吳君焉

跋汪崇亮詩

汪崇亮袖白雲漫藁見示以英妙之年為老蒼之作
與先祖太師旌德公詩氣骨殊相似第旌德公祖述
後山而崇亮頗多近体耳其青溪主客歌云野王手
奏淮淝捷門戶歸來有旌節伸眉一笑紫髯秋袖中
猶挾柯亭月山陰主人載雪舟掀蓬繫纜青溪頭平

生耳熱欠一識若為牽挽行雲留一聲橫玉西風裏
芦花不動鷗飛起馬蹄依舊入青山柳梢浸月天如
水此樂詩之最佳者溪鷺踏影立風蟬曳聲遠五字
之佳者也夢回酒醒不知處月靜人稀方憶君絕句
不忘是謂好心會焉心不能語是謂悟木之升苗之
碩莫知其然是謂進崇亮春秋甫二十有五好而悟
悟而進予知其將不可及也然嘗聞之先生君子感
慨不可無忌乎凄楚痛快須有餘貴乎涵蓄有李長
吉邢居實之長而無其短崇亮之進也奚可禦哉

跋汪君若楫詩文

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明漆園翁以言道而虛
谷翁以言詩文詩文亦道之一也曾襟必有自得之
地然後所謂善者聚焉而不散存焉而不亡故曰中
無主而不止疑審是從師取友必得其人則告我
者必以善而所見的故曰外無正而不明吾鄉汪君
作舟以其學之餘為詩文盈編中其有所主耶天地
間怪奇粹精將盡歸之然外以不能求正於不能詩
且不能文之予則非所謂印證之確然者也主於中
而正於外正於已而明於人先後次序君其加意於

斯則何但詩而已哉

跋吳蘭舉詩

予年二十餘以詩遊於竹坡秋崖二先生之間二先生喜稱道蘭舉吳倫佳句說者梅花便說君坡喜之人如中酒落花風崖喜之坡今仙去二十餘年崖亦十餘年而元倫年六十予亦老矣細讀元倫摘藁如泉幽照影清者予擊節喜之淡靜幽深有賈浪仙之風而人世如無夜勞生事更繁亦古人所未道昔者山谷喜宛丘漱井掃花之詞誠齋謂後來全集別有天珍恨山谷未見者予於元倫亦云蓋坡屋所見者

元倫中年詩而予所見者又有晚年詩元倫進而予不進則予徒老也可耻哉

跋陳同年信學去官本末

陳後山送東坡去徐泮好賢也信泮有囂訟犯土者吾同年陳君去之惡不肖也孫莘老守徐刘元城居言路俱不能容後山馮初心守信陸雲西提學事白諸朝留吾陳君君竟不為苗後山之去迫於人君之去斷於已賢矣噫人孰無緇衣巷伯之心為區區一官計而泯其天者今之世夫豈少哉君於是舉賢於人遠矣

跋程君師中時文贄卷

唐人應舉必以文贄見諸鉅公本朝試賢以論策各二十五篇為進卷然後中書召試六論而上親策之時則其文也必古其後試宏博擬為箴銘贊詠書檄制誥等謂之詞業尤以繳進始分試三場六題時則其文也必工今之進士曰經義者流弊已極允腐穿鑿不古也不工也甚者巧而已矣故或場屋魁彥致位卿相奏議無一篇可觀以時文之習也程君筆力有餘以此卷見示予欲其勉而進於遠且大者也於是乎書

跋所抄陸放翁詩後

呂東萊集與周子充書有云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自未盡諸悉如陸務觀踈放封駁豈為過當方人才難得之時其詞翰雋發多識典故又趨向實不害正推弃瑕使過之義闕畧亦何妨公與子直素厚如此胡不素語之乎予聞諸前輩放翁入蜀從范石湖後出蜀携成都妓刺為尼而與歸趙汝愚嘗蜀必為此事駁放翁也翁四十六入五十四而出江西倉被召至婺州而遽卧家久乃起為嚴州必於是被駁東萊苑之前一日子充適府翁出蜀之四年辛丑東萊

琇謂調官與
朝辭二說俱
未是

死其已矣庚子間歟高宗嘗脩孝宗實錄此等事當
詳著予書諸此以表汝愚不用放翁之故後來韓侂
胄力起放翁修史殆以其嘗為汝愚所駁故耳又刘
後村詩話云放翁少時調官臨安得句云小樓一夜
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傳入禁中思陵稱賞由是
知名予攷之此詩在劔南藁十七卷翁六十二歲將
守嚴州朝辭奏事至臨安府時詩也翁子子適室慶
三年來為守明年予生之年之月新安郡之堂宅及
樓名書上棟今毀矣又始創釣臺書院子適即所生
郡學有世美祠蓋翁之父佃至子適凡三世守是郡

云

跋趙章泉詩

趙蕃字昌甫曾祖南渡居玉山遂為信州人號章泉
平生恬淡而詩尚瘦勁不為晚唐亦不為江西隱然
以後山為宗奉岳祠三十三年刊後村所謂一生官
戢監南岳四海詩名仰玉山非虛也室慶初召除太
社令予得其所刊乾淳間詩十冊趙內翰汝騰序所
引虛字用功等句却未盡詩家變化之理詩不欲肥
則必於助辭上着力自是至難然亦須渾成不露乃
可近人學之乃至偏枯憔悴全用之平者也作對殆

刺鵠不成類鶩也容侯少間盡選佳句示兒輩漫堂
劉公宰表其墓靜春劉公清之子澄知衡州以無罪
去章泉舊師也時為酒客至郡未上即弃官因送子
澄而歸終身不出年八十七予嘗為公作傳

跋阮梅峯詩

阮秀實興化軍人號梅峯早見知於趙昌甫贈之詩
曰青雲道遠龍媒老白雪詞高鬼膽寒後遂知名岳
珂肅之尚書主淮東餉甚傲倨秀實妙年布衣登門
至今當廳上轎如侍行輩然不能時文嘗擬賢良進
卷有薦之者遂自稱賢良僑居吳門豪現一時游賈

似道門最久馮夢得號馮聾陳彬號陳喊皆能古文
孫之德有詞學號孫風而秀實號阮怪平生用似道
錢無數而詆似道不直一錢得右選官不肯為咸淳
初榷蕪湖茶局得予詩大喜稱賞予舊作醉若山頽
無舊侶坐如泥塑有新功坐久守宮綠素壁眠遲促
織韻空階以筆圈點相示亦謂不當數用人名實故
及拗平反不律予為學官時秀實謁似道似道不為
禮甚怒歸閩乃訪予求閩中監司書以行意若可憐
年八十餘卒

跋戴石屏詩

戴復古字式之台州人號石屏年四五十始以詩遊江湖間見知於真西山然早年讀書少故詩無事料清健輕快自成一家在晚唐間而無晚唐之纖陋晚節以詩名重諸公爭致餽餼歸而成家八十餘歲豫章陳杰壽夫為予言石屏詩亦非千載不朽之文未為極致

跋馮抱甕詩

尚論人物者不貴夫崛起於一時而必取夫文獻淵源之有所自蓋功名可以偶然致而學問文章須天性固有之亦必濡染薰陶得於父兄師友之教則易

為力也抱甕馮君夢龜仲錫普州安固縣人五世祖鴻碩先生獻能嘉祐二年章衡榜與眉山二蘇公同年後改名山字允南屢持麾節以祠部郎中卒於朝鄧綰嘗舉為御史以素不識綰為何如人辭不就有春秋通解文集十卷行於世安定胡先生春秋解多取之四世祖澣元豐五年黃裳榜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尚書左丞史有傳曾祖撫利州帥祖宿知石泉軍拘曆說不赴父蔭嘉熙二年以知眉州相夔漕一日罷僑寓錢塘之北閔喻家橋淳祐四年歲在甲辰九月右丞相嵩之起復即上書叩關謂宣和六年

年甲辰九月初五日李邦彥起復少宰越一年有靖
康之禍今嵩之又以甲辰九月初五日起復於厄運
恐未便書上降一官池州居住其年十二月改相范
鍾杜範太學生張彊蔡德潤等四百餘人伏闕為訟
其寃即日放便遣差知賀州以母老丐祠除諸司計
院六年丙午十月孟饗除司農寺丞報至而丁母憂
尋亦以時事拂膺相繼卒徑畝先生徐公霖銘其墓
抱甕能刻苦不墜先訓凡六薦鄉漕咸淳甲戌推恩
授達州司戶兼司法未赴諸公列薦幹浙西帥幕帶
行戶部掌故今為提舉建德學事兄坦字伯田俱有

詩名和子寓屋十詠其議論宏闊如其人察其所業
所蘊如其世儒家一篇則世之公論也非私於子者
也

弔鶴賦

大德元年丁酉十二月初九西湖先生趙
君實失鶴越三日瘞于南山紫陽方回虛
叟万里弔之以賦曰

子實子築屋西湖之西據南高之峯泉石竒崛烟霞
疊重有鶴飛來不知所從賢主佳客懽然相逢豈幽
心之有感而相值于箭鋒者乎朝出於野靡羅靡網

夜棲于室不樊不籠出沒游戲菰蒲蓮稻翱翔掩映
杉檉竹松立乎階坻苔蘚增色依乎牕牖藤蘿改容
人與物其殊遇可鷄鷓而鍾鼓彼傾國之妍姿紛媿
施之楚楚魚鳧兮見之颯深逝而高舉亦有德既輝
而鳳來稅已忘而鷗下乃神理不可以常論者此所
以夔擊石而百獸舞也歟我昔訪子徘徊茲山子之
出矣何徃白雲鏞其門閔須臾見子扁舟言還烏帽
蕭洒玉佩攔珊三賢之樂天畫像八公之列安容顏
是鶴也方搏風於九霄之上睨八極而盤桓即歛翮
於碧落迎先生於岸間櫛芝草而若獻尾瓊琚而上

瑤壇望之者以為三神山之人渺乎其不可攀者也
試嘗相之以淮南術稟氣受精金九火七西方素全
体白南方朱元首赤中宵不寐聲聞九里汙泥不染
脰高三尺小變大變歲百六十千六百歲飲而不食
與九疇之禹龜偕後天而罔極子實子曰不然龍至
靈也龍骨入藥麟至瑞也麟膏續絃使倮白而不骨
何居蔡而卜旃讀華陽之瘞銘知胎禽之有阡疇昔
之夜吾鶴已仙鼉鼠食郊牛之角螻蟻困江湖之鱸
餓豺狂獠喋血垂涎豈水解與水解犹形化而神全
嘻其不可得而見矣霜天嘹唳月地翩躚將造化之

謔我乏揚州之腰纏抑以我無乘軒之寵以故出陽
神而邀紫煙也側頂聽碁從今已而忍哉俗物擘琴
煮之彼吠彼走猶有蓋帷乃葬以柳乃樹以碑曰華
亭貴種青田上士之墓子其為我申之以挽詞子虛
乃弔之曰古之壽者廣成彭祖即今安在終亦為土
墮牛山之淚駭矣哉齊景公求不死之藥愚矣哉秦
皇漢武凡厥含靈陰毋陽父智愚貴賤鱗介毛羽以
氣相禪均厥乳哺穉化而來老變而去一變一化有
若寒暑或短或脩魂游質腐豈其生生不滅而充寒
區宇者哉汝鶴昂藏冰峙皎潔玉立嵇紹之鷄非群

王喬之鳧非匹無怨可報空長越王之頸所欲易足
肯折陶公之翼是嘗飴潭臯之粟來自塗脩之國者
耶是嘗為丁令威遼東來歸而以啄為筆者耶是嘗
備三茅君之騏驎出於跨下而耻為之役者耶是嘗
以九轉還丹之使賦之以鮑昭畫之以薛稷者耶汝
知戴勝之誚鸚鵡又焉取耶璞之笑螭螭視瘦軀若
蟬蛻獵太清而天游繫聽經之蝙蝠及化坐之獼猴
倘釋氏後身之可信未必不轉為僊聖之儔子實子
寧不知趙鉄面成都之清蘇玉堂臨臯之樂克斤宇
宙之大名陶冶江山之高作豈留情玩物之謂皆適

然而有茲鶴偶得之而偶見之初無執而無着鵝入
右軍之籠鷄解少陵之縛解追遂成於故事豈有心
者之可學林於內者好龍而懼雲蔽於外者逐鹿而
迷嶽惟達人觀碎千金之璧猶破釜曾不錯愕棄
三公之位而灌園固知其為偶來之人爵也而况於
一玩好之微豈於此而有適莫乎虬曰塞翁之馬失
兮未必不為福兮虎取驂以逸兮愈與署俱吉兮青
天無路可追尋一片閑雲自在心華表柱顛人去後
更無消息到如今聊復賡乎李遠之吟

梅花賦

宋廣平 璟

垂拱三年予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
東川授館官舍時屆除月碩瞻境垣有梅花一本
敷蘊榛莽中喟然嘆曰斯梅花根非其出群之姿
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亦可取也已感而成興
遂作賦曰

高齋寥閭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
坐窮荒其無用進一觴而孤斟步前除以予予上丑亦切
少步也下耻亦切步止也倚藜杖于墻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
綠葉而先葩發青枝於宿枿光分影布冰玉一色胡
雜還乎衆中又蕪沒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菟潔白

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着霜儼如傅粉是謂何
郎清香潛襲踈蓋暗麝又如竊香是謂韓壽凍雨晚
濕宿露朝滋又如英皇泣于九疑愛日烘晴明蟾照
夜又如神人來從姑射烟晦晨昏陰霾晝閉又如通
德掩袖擁髻狂飈卷沙飄素推柔又如綠珠輕身墜
樓半開半含非默非言温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
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或惟或悴若靈均
或歌或傲若曼倩或嫵媚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
吻雄黃擬論殆偏彼其藝蘭兮九畹丰蕙兮五柞緝
之芙蓉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掇芳州之杜若

是雌黃

是皆物出於土產之奇名著於風物之託然而艷於
春者望秋先零盛於夏者未冬而痿或朝徒而速謝
或夕秀而遂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洵沍擅美
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方澁蜂房未喧獨步
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措迹隱深寓形幽絕耻鄰市塵
甘遯岩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淒迷陶彭澤之
三逕投閑曾無指結貴不移於本性方有儼於君子
之節聊染翰以寄情用垂示於來哲從父見而勗之
曰萬木僵仆梅英再吐玉立冰姿不易厥素子善休
物永保貞固

紫陽方回曰據皮日休桃花賦序有曰宋廣平為相其端資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心石腸不鮮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新富艷得南朝徐庾東殊不類其為人也。自志學之年從師取友至今七十二歲讀唐文粹及文苑英華諸前輩所選古文未見宋廣平所為梅花賦諸類書無不讀並無此賦自開元以後至今諸人為文為詩亦未見有能引廣平梅花賦一二句者近人撰全芳備祖以梅花為第一類自謂所引梅花事俱盡如徐堅初學記梅花事其

人皆遺之書坊刊本不足信如此今乃於舊國子監得此賦寫本以唐書藝文志攷之開元二賢相姚宋也有姚崇集十卷宋璟集十卷唐人文集未有今板本皮日休賦桃花時尚及見宋廣平集而賞此賦五代時後唐西蜀方有板行書籍未知此等集皆嘗刊行否晁公武讀書志唐人文集中已無姚宋宰相文集集僅存者惟張說張九齡李嶠陸贄李絳武元衡六人耳中興館閣書目集名名存而書亡者不一姚宋集亦其一也如此則無怪乎近世學者之不見廣平此賦也廣平自垂拱三年春秋二十有五於東川

為此賦是歲武后擅唐在大位之四載歲在丁亥逆
推之則有廣平當生於高宗龍朔三年癸亥相睿宗未
幾罷元宗開元四年丙辰以吏書兼侍中後罷政兩
為京都留守十年己巳為右丞相張說為左丞相二
十年壬申致仕二十五年丁丑卒於東都年七十五
蓋姚崇之相卒於開元九年辛丑年七十二其生當
是高宗永徽元年庚戌長廣平十三歲而廣平再相
垂近開元之末玄宗始初清明賴此二相之力日休
謂端資勁質剛態毅狀此八字重複鐵心石腸此四
字頗善形容謂其梅花賦清新富艷得南朝徐庾体

是垂拱

不類其為人似亦為知言者蓋唐人文襲六朝餘弊
至於元和而後大變此賦誠有徐陵庾信之風引傳
粉何即竊香韓壽九疑英皇姑射神人通德擁髻綠
珠墜樓温伯雪子東郭順子靈均憔悴曼倩歌傲文
君嫵媚飛燕躡輕十二事以况之而繳之曰口吻雄
黃擬議迨徧意謂世人之見梅花者其所謂雄黃未
必皆中的也然後斷以已見謂凡草木皆無歲寒之
操而此花獨全君子之節措迹深隱寓形幽絕耻隣
市廛甘遯岩穴此十六字非尋常語也終之以永保
貞固乃廣平一生剛勁之氣見乎其辭其為宰相也

爭大事不少挫過於姚崇未相在外跋涉之時多其
既相在相位之時亦少視彼沾沾自喜以宰相為榮
而固位惜寵不肯退者萬萬矣永保貞固信乎其為
永保貞固也已而皮日休乃謂賦語婉媚殊不知賦
後一段未嘗婉媚也近世有謂王曾梅花絕句雪中
未問和羹事者為狀元宰相識淺近小器者之評世
人多未見廣平賦而回幸得見之是不可不詳本末
以垂示來哲亦庶幾廣平賦中語也

大德二年正月初三日庚寅回拜手敬識

再考宋廣平梅花賦及東川從父跋以唐書宰相

世系表考之廣平十一世祖晃自介休徙廣平利人
生三子恭畿洽畿之後四傳生弁廣平七世祖也為
後魏吏部尚書襲封利人子六世孫玄撫衛州司戶
叅軍是生右丞相廣平郡文貞公璟史無其字表不
書玄撫有何兄弟則仕於東川從父無所於考姑舍
是勿論而評所謂梅花賦者非惟世人罕見此賦亦
無有能為是花作賦而與之匹者詩之佳者則有之
矣今初學記有梁簡文梅花賦一首其辭一無可取
初云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次云袂衣殆弛羅袖初單
謂江南雖暖早春梅開之時未可以去綿衣則已

夸矣其末云春風吹梅恐落盡賤妾為此斂蛾眉花
色持**相**比惟恐恐失時擬之士大夫則若惟恐後時
不遇者與寄淺矣陳無已賦梅花云後時何所恨處
獨不祈憐惟此意可與廣平梅花賦相抗大抵賦若
詩貴乎與多而比少比徒以擬其形狀不若與而有
關於道理王介甫梅花詩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
風冷太真非不甚工乃是廣平賦之士苴下陳廣平
引十二事為比以為世人口吻雄黃以已自况而以
隱身幽絕寓與焉剛毅之氣可掬二十五歲為此賦
勝陸機文賦遠矣某為詩贊之曰廣平未第二十五

流落東川匪其所官舍有梅無人識不為隱憂不勝
吐宋公作賦意自况百花未見鶯未語蕙蘭杜若悉
不然芍藥芙蓉何足數一相睿宗再玄宗剛直突過
相姚崇力爭大事誓溘死燬哉萬姓寒沍中假如不
死謫嶺海寧如凍梅隱榛叢肯似後來楊與李啼鶻
一聲飛落紅宰相人人皆可做缺心石腸死不怖然
後可以致太平不然不過隨風絮士無窮達莫趣時
皆當熟此梅花賦達為宰相窮忍飢皆當如此保貞
固

大德之年戊戌履端之後晴人日甲申書於杭鳳凰

山北曲阜橋南後八年大德丙午十一月朔讀此跋賦為之太息書此以贈吾友新安俞唯道師魯時方回年八十矣謹識

跋馮深居詩

馮去非字可遷南康軍人號深居父子兄弟一時知名皆登科去非常為宗學論斥高中大袖而身肥短詩峭健晚頗深晦入金陵幕日事詩酒費用不計筭乏則又求於士大夫不敢不餽餽至凡縑帛物玩立令諸妾分之錢以贖典既而又乏又典俗士或笑侮之不恤也馬裕齋光祖清溪祠先賢去非為贊皆可觀年八十餘卒今亦無復斯人矣

跋劉後村晚年詩

劉克莊字潛夫興化軍人號後村以任子賜第始受知真西山最為鄭清之所擢用亦屢坐斥晚為賈似道牢籠至從官既歸老有三生不可忘容堂之句豈欲以諛免禍耶抑為孫兒地也晚年詩予已句抄評之年八十餘卒此皆近詩人老壽者因選放翁詩故牽聯書于其後云

跋程舜俞詩

吾古歙州邑六婺源為大浮溪文晦庵學大之也後

進士得其芳馥一二以立言於世亦足以大振厥聲矣程龍字舜俞婺源人也乙丑阮榜進士初授黃陂縣主簿再調吉州司理叅軍改辟建德府觀察推官今為遙授贛州同知和此詩語簡意裕是生於大儒之鄉所聞有自來者與紫陽方回書

跋無名子詩

王維韜川別業自孟城坳至椒園二十絕維唱而裴迪和無一言及世故此蓋幽尋僻處所賦法政當爾昌黎為刘給事賦二十一詠乃刺史州宅也然專道林泉間興趣於外務不毛髮沾洞門無鎖鑰俗客不

曾來此以見自無俗客則自不必有鎖鑰風致甚高與夫用意以拒俗客者異矣既曰朝遊孤嶼南暮遊孤嶼北所以孤嶼烏與人盡相識又曰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又曰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苟如此則郡事全廢簿書期會一切不問可也然必具道眼識詩法者始知昌黎為善立言譬之曾點舍瑟異乎三子者之撰也近人修詞溢奢氣味淺短題山林意朝市予病其然而以語夫人輒瞠若予訝此無名子者其烏龍馬目山中隱君子歟投予詩隱其姓名於歸舟賦云結亭俟小舫四壁盡空空他日揚歸棹還

應與此同可謂深會予意者故表而出之紫陽方回書

跋僧如川詩

韓子歐陽子於佛不喜其說而喜其人韓之門有惠靈師師令縱高閑廣宣大顛之徒歐之門亦有秘演惟儼惠厘惠思而契嵩之文至以薦之人主東坡山谷於佛慕其說復喜其人故辯材淨東林摠佛印參寥琴聰密殊順怡然久逸老與坡遊晦堂心死心新靈源清與谷尤相好也士大夫嬰於贊紱不有高人勝流為方外友則其所好者亦淺矣揚丈公之於廣慧

璉梅聖俞之於達觀穎無盡之於甘露滅無垢之於妙喜果死生窮通以之而吾紫陽晦翁深闢異端得一志南杏雨柳風之句尤極口稱道不啻已出嗚呼前輩遺風餘韻遠矣其不可復作矣夫自予來桐江日從事兵革頽嘗想望煙靄嵐之表翠以為必不無幽子可與言者南山報恩禪寺甲是邦寓公府卿黃公宗仁暨諸禪流舉今無竭禪師矣如川主其席予走筆題請疏曰南山一榻三條椽仰眠如川見如川借問此是如川否只恐坐禪人不眠錢塘西湖名刹老衲和此偈送之盈軸既入山實栲植廢鼎新雲堂如

徑山靈隱字作章草詩有皎然靈澈風問所出自淳
安之項氏子也問所嘗從遊珎藏叟沅清溪而得師
法師則伊岩師王也初住餘杭舟枕山之順慶寺東
坡留題所謂問謀知秦過看山識禹功者癯若不勝
衣訥著不出口而繼子十詠為伽陀体世之以斯事
自命者返若有不及焉予坐嘯六年得此一方外友
庶亦可以澡吾心之埃謂跋及前修無愧與許則未
之敢也紫陽方回書

跋黃同叔詩

吾州名卿故大府寺丞黃公諱何字景蕭休寧縣人

生三月而孤祖中理祖妣吳氏祖妣之弟舜選二子
曰俯偁號鉅儒寺丞從之遊得其學中乾道丙戌第
知處岳二州辛未七十四時嘉定二年也寺丞娶京
西轉運嚴陵方公柝之女孫因寓家於嚴在郡治之
西大樹巷不百步咸淳五年故大府卿行都尹帥魏
克憲以謫居歿於其家予聞之往來於懷後六年假
守始盡知寺丞德業之詳而識其曾孫架閣君龜從
字同叔寺丞二子曰渙通直即致仕曰閱蘄州通判
子華權院亦嘗倅蘄即同叔父也始寺丞之姊嫁邑
人程父文夷有子曰秘寺丞察非常兒挾以自隨數

十年以平生所得二吳之學及有聞於程公大昌者
盡以授之玘世所謂玉堂沼水公程懷古者也然玉
堂豈惟得寺丞之學以顯聞於世凡要官美職皆寺
丞之力所遺焉史丞相彌遠初拔舉實寺丞為考官
彌遠柄國思報其後以問玉堂玉堂對謂玘即甥也
而不及言寺丞之子若孫故玉堂以是昂貴而寺丞
之門當彌遠時仕不少進由此推之學未嘗無種其
傳也以有質仕未嘗無梯其升也以有命同叔典故
諛洽為詩文必精思賦子寓宅十詠皆有遠意因書
其家世如此寺丞之澤當源源未艾云

跋胡直內詩

方淳安縣人父順昌黃岩令與回同榜祖
伯驥己丑黃榜浙西帥叅號坦軒有集刊
行曾祖朝穎壬辰黃榜國子正知岳州號
靜軒

學周程文歐蘇詩黃陳與治俱極而章蔡亂之南渡
復矣又厄於檜誰實洗日濯月以有乾淳迄慶元大
儒歿徯十三年遠二十七年清嵩出入傾軋十八年
權歸官侍循至全道又幾二十年而亂極不可救矣
蓋江左百五十年前七十年僅一檜為梗也後八十

方淳安縣一段
夾行注于直
內詩之下汪
本硃注

年連梗六極臣皆執正嫉是稍知書又陽進真魏而
陰排之下之人視偏傲傲蔽枯於私痼於習一時所尚
非萬世公論學也臨川而四明文也永嘉而東嘉我
覺子覺詆濂喝洛黃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昇聞
言歸肆力碑板陳壽老吳明輔奔其後而卒莫計也
至於詩惟章泉南塘有乾淳之風四靈不復五矣刘
潜夫始亦染指四靈後宗放翁卒自名家今之褻博
不講學不論文間一見為詩曰我晚唐也問晚堂何
自入曰四靈也然則非四靈也乃近時書肆所刊江
湖詩也青溪胡君子方直內過予言詩讀其植芸之

編鍛意鑄辭允幽致而抑浮俗善矣予犹欲君一掃
慶元以來八十年之弊力追乾淳乾淳還則元祐慶
曆上至千古皆可坐而致也無徒曰吾不為宋詩黃
陳其宋詩乎歐蘇周程其宋之文宋之學乎

一詩序無庸裁雜得一二名筆拈出足矣

一詩題宜有斟酌非舉世皆知難稱道號非實可
為師難稱先生有官實書其官餘書其字皆註
其名

一詩意不專譏諷洪覺範天廚禁齋誤人處極多
或以是釋杜詩山谷不以為然宜戒之

跋許萬松詩

詩必擺俗好棄少作而脩衆體則立言不朽予淳祐中偶去靈隱冷泉時京尹盡去楫間詩板僅存者二其一有云石屋雨來春樹暗海門潮起暮雲高此四明陳允平詩蓋許渾體也林洪可山亦以詩鳴諸公間自謂晚唐西湖上詩人爭效之予心皆未以為然今三十餘年未有晚進能以此體絕出前人之右者洵一時之所尚而不以古為師犹之奕然師第一手不能過其師必為第二手苟僅師所謂第二手者必又更低一著無疑矣陳後山生於皇祐五年癸巳少

東坡十七歲少山谷八歲朱文公謂後山初見東坡詩未甚好東坡四十二歲知徐州子由來會後山時年二十五歲有詩贈二蘇公云一洗十年新學腸實歲在丁巳王荆公得君改熙寧已十年也其見山谷於穎昌詩律一變不知的在何年今後山詩任氏註本自元豐六年癸亥始皆三十一歲以後詩獨有贈二蘇公一篇為少作蜀本不註及眉山史氏續註外集尚有少作可攷予細觀之輕重懸絕使不過山谷則安得黃陳並稱乎古詩有六義風刺其一耳老杜所以獨雄百世者其意趣全古之六義而其格律又

備後世之衆體晚唐者特老杜之一端老杜之作包
晚唐於中而賈島姚合以下得老杜之一體葉水心
獎四靈亦宋初九僧體耳即晚唐體也寇萊公亦此
體也近世學者不深求其源以四靈為祖曰倡唐風
自我始豈其然乎山谷詩本老杜骨法有庾開府有
季玉谿有元次山諸人亦未嘗攷也武林萬松詩君
庚字伯先與予論詩往來七里瀨數年矣予始終執
此說近相與賡酬數十篇曰值雨花無怨留春鳥自
謀曰思苦無一字意來成數篇曰花盡辜啼鳥麻深
沒過人曰硯潤浮殘墨琴乾響斷弦曰壯歲期加進

新吟未敢編頽趨捷進脫故習肩前修蓋伯先生甫
三十有六視少予二十年予所云三語伯先之所優
為者也豈止丁卯橋家法而已哉。

紫陽虛谷方回萬里謹跋

孫元京詩集序

虞夏商周詩經孔子刪定贊則贊離騷而降漢魏晉
以至唐宋五七殊古律異六義之致一也人品高曾
次大學問深筆力健咸於此乎見之予友孫元京詩
有近陶者有似二謝者有似元次山孟東野者其少
作七言律已有全似陸放翁者長句如杜詩引及閱

山谷詩長句其得之中而見諸外者歟根本有自來矣清勁而枯淡整嚴而幽遠五言律近世詩人所未易及五言古体如秋懷五感興六冬初雜興九近世詩人所不能為詩如乘棊挽弓高一着者決定高一着臂力弱者雖欲強進分寸不可也不謂吾州近有此人特是以見朱文公可無愧哉。

至元丁亥正月初三日同郡方回謹序 感興詩

清風有佳意逢者為一娛曾不救飢渴政爾飄襟裾凡物貴有用論詩用則無詩成亦自詠侘傺或昭蘇身名不相涉二者如參商違其議論曠越百世長

於人已無益離離墳草荒不知史冊上更是誰芬芳猶足厲世俗曰此有耿光生前文字厄寸札尋蕘稂及後乃大行家有星河章君欲知其人近世蘓與黃丈夫有酷事良不為奇屯俗子來吾前有語無由伸其愚正可置而又何為嘆勿如孤竹子宇宙生涯浪匪惟狎樵牧浩浩冥踈親鳥故不乱行獸故不乱群 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不足調謝安適可謂殷浩夫亦有所懷非必着枯稿 冬初雜興 今

晨霜露肅愛此群山秋天桃薄照日乃是丹楓稠牧童與樵東共載牛背歸我無薪蒸計南山松檉稀

故園或可廢亦以完我衣人生有定分勿怪生理微
鐘聲烟外寺報我明朝霜云。齊中乃無紙柿葉平籬
根稍取書點畫帶此朝露痕識字有何補隨爾憂患
繁姓名縱不記適有古意存惜哉結繩後事始於軋
坤先生脫始悟無術鳩田園 殘花與新蕊不共橫
斜枝推謝得清峭獨照冰霜時寒梅正如此他木乃
變衰由此觀世物特以厄見奇 古云桑落節當有
新醪葛得秫釀幾何撥瓮香浮浮醇熟不足計醒醉
亦自籌得酒乃逕飲無酒亦可休絕冷未知道顛倒
阮與刘百年有事業違去逃糟丘。立春日 殘凍初

曦巧弄頻輕澌片片動遊鱗土牛不報窮居暖星鳥
非司退士春門帖廢忘梅柳句鄉儺倚閣鼓鞦人愁
多酒淺知何那太息年光草草新 送年寓嘆 歲
事分携作逕歸清愁環守有重圍預供除日先人祭
次拂元朝道士衣狂似嵇康今盡懶覺如蘧瑗昔皆
非新春未識耕耘地當卜何如買釣磯 開歲連日
有陰雨 老杜詩章五百年為吾替寫早春篇恰從
元日踰人日重有陰陰冷露天 日日嵐陰守翠微
清溪平沒釣魚磯流鶯一任無來意直恐梅花半樹
稀 新草天涯入斷魂若為有意眺郊原只應老子

春愁少須着瀟瀟雨暗村 書畫船五首 船實吾

式賢舫齋分溪流為池前後荷蒂渺然江湖之意者也 蹴踏江陵一舸空襄陽親手結孤篷流傳別有

黥川樣安穩舫齋不舛風 書畫生憎世上塵不嫌

蓑笠渺無津扁舟去住渾休閒了是江湖舊散人

幸自消除長物緣尚留遮眼卷三千分明更有江湖

債搬入人家贖釣船 不聽桴音分外閑穩裝書畫

一篷間今朝風雨若川上撲漉沙鷗第幾灣 切莫

清狂更隱淪浮家泛宅斷知聞明朝我欲觀書畫何

處將詩寄水雲覓佳山水廷居未能又力役不休

微吟清嘯有孤懷歷落巖崎已火垂芳草何心知世

事閑雲肆意遠天涯前時絕喜王官谷此去聊堪向

里街一語作銘君記取騰騰任運莫安排 生日

雲外荒村半掩扉門孤事業與心違悠悠歲月山林

老納納乾坤道路非鴻鴈關河秋滿眼梧桐風雨冷

吹衣蓼莪自是長休廢獨立蒼茫一嘆歎 竹枝歌

灑灑灘頭君莫行瞿塘峽裏不論程龍吟小雨蜀

天黑等有明朝春水生 行盡三巴三曲頭一灘自

有一生愁明朝已過夷陵岸更宿江陵漁笛洲 雲

外猩猩何處聲終朝出没只深菁前有懸崖菁幾里

行人到此古今情
洶浪砰雷蛇飲溪
陰厓暗天虎
邱泥万里中原那
有此怜君更過鬼
門西
峽路陰
陰無四時寒雲鳥
道挂天危荒亭敗
驛此何處望帝
江山號子規
巴子城荒非昔人
公孫何處問遺民
千年惟有武侯磧
留與踏歌行
早春
漢世明妃猶
有村荒祠歌舞與
招魂胡琴好入巴
渝曲萬一還鄉
醜酒樽
黃牛廟前鴉鷲棲
黃魔宮外梟鵬啼
估客
醉神巫媼醉青林
日轉風淒淒
峽山削去青巖
峽水勻成不綠波
頻平山林未能得
奈此猿聲朝夕
何
春夏之交四首
江花江水意春色
為誰多極

目天涯草淒淒奈爾何
悄悄瞻青壁悠悠矚翠林
流鶯無一事聲遠薜蘿陰
村落頽桐日茅茨白棟風
開塔沾雨菊又綠
去年叢
拂檻逍遙絮浮空自在
絲幽香來遠近山側有
醪醑
霜曉早行
三兩殘
星朧朧雲人烟山色曉
初分西風一夜吹黃葉不計
霜晨客子聞
哭程晦夫
握手論交意氣真
舊遊
四顧黯傷神陪從金馬門
中客和唱銅駝陌上春
尚
謂鄉邦離有合忍聞巨壑
夜無晨夕陽古道曾經別
腸斷西風淚滿巾
和謝虛谷
文章琬琰盛
鑄磨乞與丹青侈若何
已是追隨名世晚敢言步驟

古人多未同子美投三賦且為靈均釋九歌怎有農
謠又漁曲稍談釣笠與耕蓑窮愁幽思或成詩
畦逕荒蕪失自治秋氣居然寒宋王土風枕爾操鍾
儀安能跛鼈從天馬正擬長松引菟絲啟以新篇謝
繩削元和直至建安時

孫次舉詩集序

兄弟能詩書五子之歌所闕甚多非為其詩足以名
世也不植煮豆燃箕則爭名矣後世工詩而傳世者
二謝五竇蘓才翁子美坡顓王介甫平甫黃魯直知
命秦少游章儀俞秀老清老臨江三孔豫章四洪昭

邑休疑休邑

德諸晁餘杭二趙皆是也然其間達而顯者名之傳
本不因詩惟窮無可傳者其名賴詩而後傳蓋達則
兼有詩名者也窮則專有詩名者也惟兄弟俱窮詩
名俱窮專有而非兼有斯為優乎余同郡邑休二孫
君是已長孫君嵩元京詩清勁苦淡如其為人小孫
君岩次舉子未之識忽袖詩訪予武林亦清勁苦淡
如其兄惟貌則稍腴與其兄之癯不同次舉晚節豈
終于窮者哉雖然士窮何害前所學兄弟俱窮專有
詩名能吟好山猛虎奇句者視半山丞相不足多也
元京生嘉熙戊戌今年次舉生淳祐乙巳今年

五十一歲余生寶慶丁亥今年六十九歲。

元貞改元乙未正月初九日里生方回謹序

後近詩跋

次舉昔嘗會於杭年五十一今再相見年五十九而
回年七十七年見教新詩一帙第一首有人事休兵
後秋懷落木前凝後續之句非近人晚進所能到也
如蕭條同甲子強健又重陽戴兄呈萸菊數杯酒煙
雲千仞岡如書帙載牛角酒錢累錢頭出遊山林留
我輩統稔有今秋如賦體應全變儒風亦漸回寄陳
嶮如天已窮吾黨人誰贖此公挽畢如日載鸕鷀三

十尾魚為租入水為田

溪

有類杜子美者有類陳無

已者不具眼者不識也近世之詩莫盛於慶曆元祐
南渡猶有軋淳永嘉水心葉氏忽取四靈晚唐体五
言以姚合為宗七言以許渾為宗江湖間無人能為
古選体而盛唐之風遂衰聚奎之跡亦晚矣回有感
饒舌書此。

大德七年癸卯九月初六日庚申方回書

承贈五言律三首後山体老懶尚欠賡韻

去來身不定好惡夢皆虛兒女千山外舟車一月餘
豈真休客擔犹怯看家書泊鱗椿庭才不起槐府遽

無情道山此樓時自倚吾鏡不須看樓倚棲蟻穴中曾作

守鳳凰枝上已生孫范蠡放魚謀國手田方

養馬愛賢心高平章甫天下事須金鑿落人間秋又

木芙蓉頗賴青州從事力許過絳縣老人年實

昨落花滿硯慵磨墨燕子歸梁急捲簾

吳尚賢漁磯勝語序

同里吳尚賢子未之識寄漁磯勝語一編來武林讀
至夏暑詩云舊聞有西山松風方月寒明當整襟履
舒笑青雲端抬手塵外人淪泉采芳蓀篇篇句如此
襟懷如此足以為高士矣又律詩云老去漸同

嫫母醜歸來免效賈胡留思索至此對偶至此亦非
一朝一夕之力也予年七十作詩五十年嘗欲挽銀
河淨滌平生煙火腸然後借天孫之錦梳經古緯今
組音文織異章以續陶謝李杜黃陳之万一病未能
也尚賢其以余此語此意敲太空而問之當自得之
元貞元年乙未日在箕八度書

吳尚賢漁磯續語序

里中吳君侔尚賢嘗以漁磯韻語示予為下轉一語
今忘之矣予友曹君清甫戊辰進士第三甲第五人
一為簿及山長即不仕資粹而學粲不輕許可今年

六十三以予年七十寓武林移書問安否又以尚賢
漁磯續語見教予讀之凡四十二首效唐人詠史詩
最奇於叔孫通云兩生更肯從綿蕞高祖規模又不
同於梅福云吳市終身避言耳去家豈是去為仙議
論精確翻貝葉養龍涎一聯尤新予未識尚賢亦未
知其年以清父之賢而譽尚賢如此是可謂賢也
况其詩又如此其為今相如無疑特予非揚得意耳
詩所以言情性理勝物淡勝麗予弱冠以來五十年
學不逮此何時見清父尚賢一樽共談斯事皆
元貞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里人方 萬里序

楊柳依依雨雪霏霏謝安石謂不如詩謾定命遠犹
辰告子謂閨閨睥鳩在河之洲無下文可乎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不讀全篇可乎 再拜

尚賢聘君清文學翰

評吳尚賢詩

一詩未問工不工且要對屬親切輕輕重重得其平
又復情多而景少淡多而麗少今示下漁磯詩畧
評一二可與令嗣觀之勿示本人

一第一首中四句楊柳池深魚乍出如何解說桑麻
土潤燕初歸此一句謂春後燕子來也稍有味上

味冗矣後兩句又云

一年春草風前綠萬點桃花雨後紅草何必風前
綠自來詩人不敢以桃花對春草前兩句冗後兩
句又弱豈不曾讀老杜陳簡齋詩兩句景即兩句
情兩句麗即兩句淡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此
一聯也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即如此續下聯如
簡齋又有一句景對一句情者妙不可言下聯如
或用故事或他出議論不情不景其格無窮
一漁携網近鷗斜去此句不工乃是兩事下句云人
過橋東影倒行却只是一事詩不如此作

一第三首五言律中四句云岸近田多損潭深石疊
平多字輕疊字重不偶村春林外急釣艇柳陰橫
四句皆述景物杜詩春村雨外急却妙此云村春
林外急無味此公作詩全不於情上淡上着意賈
島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妙矣繼之曰過橋分
野色移石動雲根工矣予犹恨其四句皆景鳥已
宿於池中之樹忘機也有僧夜至不期自來故敲
門之敲字工而意長却又如何夜間過橋移石毋
乃太多事乎晚唐近人四句皆景者予所不取周
敏詩体謂四實四虛前後虛實為三体予亦不敢

謂然多於淡少於麗情懷有餘景物不足始是詩
一第四首竹牖迎風翻貝葉銅炉温火養龍涎此一
聯似佳然迎風看佛書未足為奇下一句好貝葉
對龍涎一佛書一好香言其養字亦可喜其題曰
梅雨稍霽立詩題亦合精審此亦未

一第五首麥飯絕句第二句不可曉光武滹沱之意
口焉得有玉食未瑩且評此五首定可以類推

送白廷玉如當塗詩序

余友白廷玉為當塗學官常所往來者咸以詩祖其
行余讀之詩用意各不同為廷玉屈者非也以其小

伸喜之亦非也榮枯升沉偶然耳外得志而內實焦
枯且死則遺臭可乎外若不得志而內有餘樂身枯
而美名存焉可也姑孰子舊遊也舉此郡古人物評
之王敦桓温刘裕為晉漢莽皆至得志者也李太白
流放廢棄遺青山一杯土至不得志者也為彼乎為
此乎古人物遠矣論近人物樊之古之浮梁虞允文
之海鰈皆功臣皆得志孰臧孰否李之儀郭祥正皆
有詩名而不相能皆不得志孰是孰非黃魯直作郡
九日罷為大梅小梅鷗靚賦風月詩氣不少挫韓無
咎中原文獻流落南渡僅至從列天際兩娥詞古今

絕唱之二公者不得志於生前而得志於身後非歟
此事亦遠矣論近事余淳祐辛亥至此郡訪郡博士
程公森余鄉人也公魁余選名進士卒不顯給事董
公槐家居先君同年也後為相不及期歲今四十年
矣室祐戊午景定庚申予從湖北常平使者魏公克
愚兩泊舟牛渚其西也聞郡守牟子才嘗作脫靴亭
有記官者董宋臣諱比高力士嗾丁大全下言路汙
蟻之當是時丁董勢可畏余臨江嘆息而已其東也
賈似道自鄂漢入相魏以舟從諸戍軍生還者妻子
歡迎以骨歸及戰沒無骨歸者其家慟而返賈實澣

黃洲失守者以功自詭欺主欺天下初喜魏才用尹
京尋以不奉行公田謫之死賈竟敗師亡國不得其
死余壬戌塵忝分教漢東歲且盡荆閩呂丈德檄往
在所白事冒雪入櫟陽城見其子師望還采石磯阻
風三日盡登覽之勝迅息亦皆三十年所閱丞相三
使相一從官一卿一二千石一中常侍一冷官一榮
者并矣枯者沉泉今皆如一漚之滅於水矣不與俱
滅者善與惡誰得而易之今諸詩人之詩訟廷王之
屈歟雖終身布衣非屈讚廷王之伸歟雖驟為卿相
不足言伸頌曾中所存如何耳廷王過寓公陳威仲

亦今之處者也試相與論之

正元辛卯九月十一日紫陽後學方序

跋俞伯初詩

詩三体唐虞三代一也漢魏六朝二唐也宋始尚律詩三也星源俞君伯初見示詩百三十篇唐宋体也有格有句有力有意然頗得之易先易後難孰若先難後易年二十二歲戊申以所作見者文吕公老先生又三年辛亥年二十五始得品題命之字贈以序遊江湖謂詩稍穩貼矣穩貼二字一生受用不盡詩自是申常詩語自是一般聲響自是一般風

味題目稱謂送贈唱和種種不同然必字字穩貼乃可七十有口老矣口以此一灯傳於伯初

大德己酉七月二十日戊戌方跋

程斗山吟稿序

口杜口口元年庚子年四十八至成都大歷元年丙午年五十四至夔州山谷論老杜詩必斷自夔州以後試取其庚子至乙巳六年之詩觀之秦隴劍門行旅跋涉浣花草堂居處嘯詠所以然之故如繡如畫又取其丙午至辛亥六年詩觀之則繡與畫之迹俱泯亦甲白益之間以至巴峽洞庭湘潭莫不頓挫悲

壯剝浮落華今之詩人未嘗深攷及此善為詩者由
至工而入於不工工則麤不工則細工則生不工則
熟讀程君以南南仲斗山吟稿筆力勁健無近人綺
靡風嘗有欲居東西漢之句殆精於老杜詩者然年
甫五十則是已能為成都之子美矣由是而為夔州
之子美尚何難哉 至元甲申日在斗十一度同郡

△序

